

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

楊清茨¹

摘要：中國 960 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上，積聚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蘊與磅礴之力。走和平發展道路，其自信自覺的重要因素，來源於中華文明的深厚根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倡導的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理念，牢固積澱在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中，深刻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要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許多難題，不僅需要運用人類今天發現和發展的智慧，而且需要運用人類歷史上儲存的智慧。因此，“對傳統文化中適合於調理社會關係和鼓勵人們向上向善的內容，我們要結合時代條件加以繼承和發揚，避免虛無主義和守舊保守主義，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實現打破時空、國度之局限，保持恆久魅力，使之造福人類。

關鍵詞：中華文化；傳統文化；中國文化

一、中華文化的豐富內涵

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 26 個文明形態中，祇有中華文化是長期延續而從未中斷過的文化。

中華民族是一個以農耕為主的民族，與遊牧民族相比，農耕民族在武力方面存在很大劣勢。在悠久漫長的歷史上，偉大而古老的華夏民族屢受軍事

¹楊清茨，女，詩人、作家、書畫家。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中國詩歌學會、中國散文學會、中華詩詞學會會員。

強國的入侵。人是有思想的高等動物，思想指揮行動，強大不在於武力，而在於思想、在於文化，文化的強大才是真的強大，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面對每次入侵，都能從思想上完成對敵人的同化，都能使敵人融化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不僅能夠同化外敵，而且能夠平息內亂。不僅沒有在內亂中分崩離析，相反能夠在歷次內亂後不斷融合，越來越強大。因為一個民族真正的統一是文化的統一，文化的統一才能實現國家的統一。

中華民族經歷了無數次的戰爭和朝代更替，但中華文化並未因此而中斷，而是一次又一次地走向了輝煌。

中國文化既包括產生於農業時代的傳統文化，也包括 1840 年以來的現代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亦叫華夏文化、華夏文明，是中國 5000 餘年優秀文化的統領。流傳年代久遠，分佈廣闊。文化是宇宙自然規律的描述，文化是道德的外延；文化自然本有，文化是生命，生命是文化；文化是軟實力，是決定一切的內在驅動力；文化又是社會意識形態，是中華民族思想精神，是社會政治和經濟的根本。

傳統文化涉及思想、文字、語言，發展出六藝，也就是：禮、樂、射、禦、書、數，再後是生活富足之後衍生出來的書畫、音樂、武術、曲藝、棋類、節日、民俗等。傳統文化是我們生活中息息相關的，融入我們生活的，我們一直享受的藝術產品。

“末代狂儒”辜鴻銘曾言：“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樸的。”¹

兩千多年前，中華大地上就湧現了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派和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學說，以及其他諸多在中國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學說流派。

¹（美）史密斯：《中國人的性格》，李明良譯，第 6 頁，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0 年版。

特別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比如《四書》《五經》等可以說是東方文明的源頭之一。在歷史進程中產生過巨大影響，是中國人思想的總源泉，支配着中國人的內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聖哲格言，一部分在那個時代甚至在今天早已在全社會形成共同意識。在社會規範、人際交流、社會文化等方面仍有不可估量的影響。

二、中國文化的活力與生機

中華民族是對包括漢族在內的 56 個民族的總稱，因此，中國文化不僅僅是指漢文化，也包括其他少數民族的文化，祇有加強文化認同感，才能培養、鞏固全民族的共同的文化意識，才能牢鑄中國的文化之魂。

中國近代民主主義革命的開拓者孫中山先生，曾鄭重宣告：“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¹

歷史的長河中，在以漢文化為主的傳統中，與其他少數民族文化產生了大量的融合。宋元時期契丹、女真的南下，以及蒙古族、滿族入主中原時期，在文化的同化與融合中，增加了新的活力。

也吸收了諸如來自印度的佛教文化，來自阿拉伯、波斯的伊斯蘭文化，來自朝鮮半島的音樂，以及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博採眾家之長。

多民族文化以及外來文化造就了本國文化的瑰麗多彩。

中國文化積澱着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根。而中國共產黨在馬克主義思想的指導下領導中國人民的百年征程，展現了新中國獨有的精神標誌。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現代化的建設中，與中國國情具體實際相結合，與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所激發出的中國文化的活力

¹ 孫中山：《孫中山選集》，第 82 頁，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與生機，在創造、改革、創新中，激發了新的生命力。正如恩格斯所說：“每個國家運用馬克思主義，都必須穿起本民族的服裝。”¹

相融合的思想資源，可以順應時代，更好的服務於國家與人民。為中國文化中的優秀傳統文化在當代加以補充、拓展、完善，增強其影響力和感召力。令其在時代特點上更具內涵，以現代的表達方式啟動其生命力，更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需求。

如果傳統文化祇是曲高和寡地把自己高置於象牙塔內，而不是借着對過去文明的發掘，讓人們理解傳統文化的歷史和現在的價值，如果它不是去通過對歷史的講述，去引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對未來的思考，那麼他永遠祇是“閉門造車”，是不會煥發新的活力與生機的。

誠然，如果當下的“國學”“國風”熱祇是稍縱即逝的“葉公好龍”式的流行，就無法真正實現文化復興，而個人的喜好憎惡，則形成了主流。自由與獨立，奉獻與高尚的品質，祇是一種口號。

故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既古老又年輕的文化，是秉承與發揚的文化，因其一直博取眾家之長，去其糟粕。現今的年輕一代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人，應該擔負起這個使命，首先就是要瞭解本國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包括其產生的背景、所具備的基本精神和對國內外的影響等，通過學習，增強我們的愛國情懷、民族自豪感，提高自身的修養，才能建立起充分的文化自信。唯有文化自信了，才會有國家自信，有民族自信，有個人自信。

且隨着時代的發展，不斷與時俱進、推陳出新，更好地推動中華文明的進步和發展，鑄就中華兒女積極向上的民族精神，繼承且發揚下去。

¹ 王永和：《民族院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創新研究》，第268頁，陽光出版社2014年版。

三、當代文學對中華文化的促進與發展

1949—1966年基本是政治文學，亦可稱為當代文學。那些從戰爭中走過來的作家，往往能在文章中真切反應出那個時代的樸實、真摯、誠信的真實情感。

1966—1976年文革時期，基本屬於文學停滯期。

1976—1989年文化開始復蘇，詩歌在這個時期活躍，一個時代所積壓的痛苦和渴望，也在這個時期不同的作品中體現出來。

1989—1999年，隨着改革開放，文學也由之前的深刻轉向市場化，開始出現“私人化”“個人理想”寫作。

1999—2009屬於新世紀文學，“底層寫作”和打工文學卻以令人震撼的尖銳和真實，反映了處於社會底層的人們艱難境遇，敘述了進入都市的農民工的痛苦經驗。而這樣的文學環境，是不適合孕育、產生偉大的詩歌及浪漫的散文。在這個階段，紀實文學的寫作是這個時期文學最大的亮點和收穫。

如果用這樣的尺度和標準來衡量，我們恐怕需要既要有民族精神，又不過份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在世界性語境的參照下，適應時代的需要，深刻地反映社會，提高文學的人民性、思想性和藝術性，為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轉化而去努力。

文學作品應作為引領人類精神的燈塔而存在。

1950年—1970年的當代中國文學，因時代的特殊性，而有了局限性，但其勇敢創新、打破陳規的精神在世界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50、60年代新中國文學創作受到俄羅斯、蘇聯和西方進步文學的影響，在創作上都努力追求文學的民族化與群眾化。

老舍先生的《茶館》、田漢的《關漢卿》、以及賀敬之先生、郭小川等膾炙人口的詩歌，巴金、楊朔等的散文，顯示了新中國的人民藝術家為創造

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所達到的高水準。

當代的中國文學除了記錄每個時期所發生的事情，具備每個年代所獨具的特點，還不以文學創作水準的高低來定論，因受特定時期的影響，呈現最為真實的一面，是一個時代的特色，能令後人看到文學創作路上不同的面向。

現下國內的文壇，表現磅礴大氣、深入人心的文章不多見，這也與和平時期人們的生活、意識形態有一定的關係。網絡小說開創了多元、創新的局面，也令更多的草根作家得以施展才華，但多是玄幻、都市、職場、家庭類題材。作者的年齡也相對偏年輕化，由於缺乏現實生活的寫照，所以大多作品缺乏表現力，多流於臆想，缺乏時代精神與人文觀照。網壇鮮有真正的文學人才。

故主流文學工作者是使命的擔當者。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經、史、子、集，是中國文化的基本，將所學的知識用於實踐，做學問須“篤行之”，寫文章強調“文以載道”，寫史書則是為了察古知今、鑒得失、知興替。“經世致用”，即學問必須有益於國事。這些都體現了中國古代知識份子所踐行的務實精神。讓後人領略到了歷史的豐盛，精神的宴餉。反觀當下的文壇，能擔經典之作還未出現，擔大任者應學習古人書史之精神，將這個時代的真實面貌以客觀的記錄方式進行描述、記載。

如果一個國家的文學精英階層不再積極、開放、上進、獨立，不再主動對社會環境提出要求，不再承擔起社會改進與發展責任的時候，那麼這個國家的民眾又將該何去何從？

文者的人文素質和人格狀況，涉及與現實的關係，對讀者的態度，是好作品的基礎。作者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和充分的教養，是否能擺脫權力和金錢等異化力量對自己的消極影響，擺脫市儈主義對自己心靈的腐壞，用具昇華力量的方式來展開敘述和描寫，都是文學之花是否能在“思想的沃土中”開放的前提。

我們可以概述以下幾點：

1. 是否敢於批評或自我批評，說一些真誠真實的話，而不是用虛假和娛樂化等低俗方式來回避歷史；
2. 是否能引發深思，具啟蒙性，能夠站在平均數之上發現病相和殘缺的能力，能夠為人提供照亮前行路途的光明；
3. 是否能放下以自我為中心的傾向，關注並敘述具有社會性和人類性的經驗內容，使作品成為讀者的精神財富；
4. 是否具雅正、健康的審美趣味，能否發現並創造出一個真而美的世界，能否使人們體驗到可以味之無極的美感內容與挹之不盡的詩性意味。

孔夫子曾教育學生，在處世上要有“人不知而不慍”¹的精神，能在寂寞中做成應該做的事業，完成應具有的仁德修養，而文化修養亦在其列。不去苛求別人，要把精力用於提升自己的能力上，文者的文化思想與寫作能力在於自己是否具深厚的文化修養。而耐得住寂寞，將本國的文化當做一種最深層的精神追求，是一定能夠創作出好作品，在這個偉大的時代留下光輝一筆的。

¹（宋）朱熹：《朱子語類》，第918頁，北京匯聚文源文化發展有限公司2015年版。